

## 年来处处食西瓜

杨志明

七月，黄梅雨歇，阳光火辣，进入三伏天，窗外蝉声不断，正是吃西瓜的好时令，宋人范成大句：“碧蔓凌霜卧软沙，年来处处食西瓜。”从前的上海街头卖西瓜是一大街景，树荫下，西瓜摊有个小桌，上有玻璃罩子，里面放着一片片切开的平湖西瓜、解放西瓜，卖瓜人赤膊，手舞西瓜刀大声喊叫：“刚刚开的西瓜，萨拉里甜的来，三分五分买一片。”走过路过的大人小孩纷纷掏钱买来吃，吃上一大片西瓜，顿觉清凉，消暑佳品。现在是，衣服鞋帽，四季乱穿，蔬菜瓜果，反季乱吃。

旧时西瓜品种真多，有解放瓜、平湖瓜、三白瓜、崇明黑皮瓜、山东夜壶瓜、新疆炮台红、深阳瓜、台湾黑皮瓜……查阅旧籍，上海奉贤县早在清乾隆年间就有种植。其中马铃西瓜以皮薄质脆，瓜瓤鲜甜而著称，解放后，因产量不高而很少种植。以金山地区新农乡五龙庙地区的马

那时，晚饭后我常会上竹床，枕着凉枕，躺在月光下，剥莲蓬，数星星，听收音机，跟大人一起听村头的杏儿妈唱歌。竹床有些年头了，光裸的肌肤一挨上，透心儿凉，凉枕是藤编的，中空，四棱柱形，时有凉气从后脑勺掠过，也就悄悄去除了周身的热与心里的火。那些难忘的乡村夜，我常常是在竹床上露天度过的，半夜醒来，竹床上就我和父亲，露宿在如水的月光下。院里的花草散发出沁人的芳香，萤火虫点了小灯笼还在漫游，夜风温柔地抚摩着我们的肌肤，竹床的凉与夜雾的凉，连同月光的凉、夜风的凉，浸润得我的小腿小腿凉凉。我一摸竹床，露水打上了薄薄一层水，我一翻身，才知肚皮上搭了块毛巾，父亲身上的那块已滑落一边，我轻轻为他盖好。父亲说过，睡觉时要将肚皮盖上，不然容易得病——他沉浸在梦中，鼻息正酣。月光下的一对父子，分明是一幅淳朴的亲情图，能让全世界为之温柔，若再浪漫地想象一下，那竹床就像一只轻舟，载了一对父子，在静谧夜色中穿行，让爱的浆橹摇出满天璀璨的星星。

更喜欢乘凉时多些娱乐活动，比如猜谜语，听人说些荒诞不经的奇闻趣谈。我记得有个谜语，母亲说的：兄弟五个人，各进各的门，如果进错了，那会笑死人。非常生动形象，是衣服上的扣子。听故事几

铃瓜为代表，呈长圆形，皮色分为乌、蓝、白三种。肉色有老虎黄、麦柴黄两种。清代南汇已种乌皮黄瓢、乌皮白瓢、花皮雪瓢等，光绪初年引进洋西瓜。嘉定定的西瓜花头多，民国时期有“三白”“王庄”“乌皮”“枕头”“洋瓜”“浜瓜”等。还有以黄渡马宅自然村命名的“马宅瓜”，瓜呈长圆形，瓜型不大，花皮、黄瓢、红籽，甜美异常。

西瓜大者如枕头，叫“枕头瓜”，小的比拳头大，叫“特小风”。山东大西瓜，有二十几斤重，倘若熟过头，剖开一泡红水，瓜瓢不成形，上海人叫“山东夜壶瓜”，倒夜壶，不雅之词。山东西瓜皮特厚，运到上海取皮制作“西瓜酱”出口创汇，瓜瓢外卖供市民消暑。后来西瓜酱出口转内销，2角一罐，堪比水果酱，味道交贯。外地有一种“子瓜”，西瓜瓢不能吃，里面的大粒瓜子，用作过年炒货各式西瓜子的原料。

## 夏夜露宿

朱秀坤

乎是每个人都喜欢的纳凉节目，最佳去处是村头的大石桥，桥上铺了一张张凉席，一人一块，夜风习习，夏虫呢喃，远处有蛙鸣声依稀传来，月光下的河水泛起银色的波光，粼粼有韵，让人倍感凉爽。这时就有年长的爷爷奶奶给我们讲故事了，多是久远的民间传说，牛郎织女、杨家将或梁祝之类是永远讲不完的，讲故事的老奶奶基本是赤膊上阵，我们没有觉得丑陋，围在她身边，聚精会神地听那些忠君报国、情深意长的悲欢离合与人生传奇，从一张漏风的嘴里悠悠地，如夜风一样传送到耳边，浸润心田，只觉得全世界都安静下来。星月无声，人与桥，与桥下的河水，与流星的月光，与芦竹丛中的萤火都无声，甚至蛙鸣也停止，只有夜风中的娓娓讲述，一座大桥就是一篇故事会。一座村庄有多少座桥，应该就有多少纳凉故事会吧，全中国该有多少故事会啊。

夜晚乘凉，听故事其实是消夏的一种方式，是一种朴素的民间口头文学，其中渗透了为人处世的很多道理，为我们打开了认识社会的另一扇窗口。更重要的是，

在享受之余，忘却了暑热，给乡村制造了一个清凉世界。有时听着听着，头一歪，枕着一片月光，便睡了。直至半夜醒来，一桥的人都在酣睡，月上中天，举着白亮的灯笼，还不忘看护静美的村庄，看护一桥纳凉的乡亲。宁谧、安详又如此和谐，多像我在缥缈月色里的一个梦。直至东方之既白，仍不想醒来。

记得高二暑假里的一天，我呆在闷热老屋用功。夜深了，就听见对面的露台上传来人们的说话声，絮絮的不大真切，阵雨过后，月光皎洁，还有过雨荷花的幽远清香传来。我一时恍惚，好像自己就是古书中的书生，那露台已成蓬蒿没人的破落古寺，“闻舍北鸣咽，如有家口”，却见有妇、媪闲坐纳凉，偶语月下，“言未已，有一七八女子来，仿佛艳绝”。后来才看到王祖贤扮演的聂小倩，幽艳凄婉，我见犹怜，许多年来再难觅。

那夜的月亮大而明亮，仿佛让谁刚擦过似的，泄下一地的清光似水。我在东厢房复习，西厢房里的父母已鼾声大作，我却辗转反侧难以入眠。我睡不着不要紧，让父母好好睡就可以了，第二天还要上工。我到底搬出竹床，露宿到了门前小院内。

一觉醒来，肚皮上多了块毛巾。露台上已闹醒无声。

那夜的月色真美。



雾漫桃花源

王泽民 摄

## 风亭萧

叶核成 书

笑。这一天盛大的仪式，终于圆满完成。晒事落幕，生活启程。

我上了初中，才知道家里的书也是要在伏天晒的。当时我的书已经攒了不少，有课本，还有我收集的课外书。偶然一次，我发现书在箱子里都发霉了，书页湿湿地粘在一起，我心疼坏了。三叔告诉我，每年都要趁着伏天，把书拿出来晒。三叔考上了大学，很有学问，一直是我的偶像。我学着母亲晒衣物的方法，开始在院子里晒书。书不多，但我晒书时感觉颇为神圣，好像自己成了真正的读书人，做起了晒书这样的雅事。三叔还给我讲过一个故事，说有个个人在伏天袒胸露腹晒在太阳底下，意思是要晒晒肚子里的书，这个故事叫“袒腹晒书”。后来我才知道，这个人东晋名

士郝隆。现在想来，这种晒跟今天在朋友圈的“晒”也有相似之处，就是把自己的优点展现一下。你得有满腹经纶，才敢袒腹晒出。

民谣说：“六月六，晒伏时。”盛夏晒伏，古已有之。明代《帝京景物略》中说：“六月六晒鸳鸯，民间亦有晒其衣物，老儒破书，贫女做温，反覆勤日光。”晒晒日光，一切都会有阳光的色彩和味道，会把霉味和晦气晒跑，再贫苦的生活也都不那么昏暗了。

如今，我住的是楼房，橱柜里都放干燥剂，里面的衣物和书籍很少受潮，但我依旧习惯每年伏天的时候，把这些东西翻出来晒一晒。有些东西，尘封了许久，已经快要被我遗忘了，经过翻动，很可能重新走进我的生活，焕发生机。在我看来，伏天的晒事，晒的是故事，晒的是情怀。

## 江南黄梅雨

吴静

《青玉案》词云：“试问闲愁都几许？一川烟草，满城风絮，梅子黄时雨。”历代才子佳人中，北宋诗人贺铸，为闲愁做出了最美的注脚。

山坡上的满树青梅，忽有一日，在雨声里不知不觉已熟透，缀在叶间，胀满汁浆。一阵风起，沙沙、沙沙。搁浅的小舟，在绿荫垂柳下，野渡无人，静默自横。

“芒种逢丙进，小暑逢未初。”世间万物，皆有专属的生命轨迹。梅雨，于芒种天干的首个丙日，款款而来；又在小暑地支的首个未日，翩然而去，历时一月之余。

有人说，梅雨是炎夏最后的温柔。初露头角的炽热，被淋了个彻头彻尾，密密匝匝、无边无际，雨啊雨的，天地便退了烧，变得清醒和冷峻。

“黄梅时节家家雨，青草池塘处处蛙。”黄梅雨，是在水一方的江南的特产。

那定是古镇吧，是苏州、宏村，是南浔、周庄，也是乌镇、西塘，或是任何一个地处江南的小镇水乡。

细雨迷蒙中，有三两老妪，或凭或立，石桥上、巷子口，提竹篮低声软糯地叫卖。

“卖——帛(白)兰花！”

她们一色棉布对襟小褂，梳整齐干净的发髻。一块深蓝印花布，轻轻掀开，白兰花的幽香，丝丝缕缕，沾着水汽，在鼻尖萦绕。

最难风雨故人来。撑着油纸伞，寻一个丁香一样的姑娘，她平和秀婉，却并不悲情、忧伤。沿着蜿蜒逼仄的深巷缓行，触摸斑斑驳驳的黛瓦白墙，轻启一扇被雨水濡湿的雕花木格窗，陈年的古木家具，散发出淡淡的霉味，悠悠、浸润在老房子里的旧时光一一复活。

搬一把老藤椅，慢慢摇，听戏、看雨。雨从天井的檐口往下落，也落进人的心里，淅淅流淌，声如银铃。青石板上、砖瓦缝里，油亮亮的青苔，一大片一大片满是的。还有地衣，成翠绿，贴着地皮，一朵朵，只在黄梅雨里盛开，有着浪人的桀骜不驯。

雨会开花，也会结果。彩虹的扁担，挑起梅雨，步履稳健，跨越江川。江南的湖泊里，纯美的茭白、丰腴的菱角、白胖的莲藕，都在铆足了劲儿生长，丰收的喜悦在望。

诚然，这个时候的江南，烟雨茫茫，水汽氤氲，像海子诗中所写的那样，“往后，雨会下到深夜，下到清晨”。在雨声中苏醒，又枕着雨声入眠。一树花开，一夜雨落，夜，似乎被无限延长。

## 晚饭花

章铜胜

晚饭花的学名叫紫茉莉，是紫茉莉科多年生草本植物。它为什么会叫紫茉莉呢，它和茉莉又是什么关系呢？还真的说不清楚。从其茎、叶和花的形态上看，它和茉莉之间似乎哪儿哪儿都挨不上边儿。有些植物的名字，就是这样让人摸不着头脑。可是，在我的家乡，人们既不叫它紫茉莉，也不叫它晚饭花，而是叫它洗澡花，大抵是因为它开花的时间在夏日的傍晚时分罢。夏日傍晚，正是我们洗澡、扑簌子粉的时候，此时花开，可不就叫它洗澡花嘛。

汪曾祺先生的老家高邮，称紫茉莉为晚饭花，大概也是这个原因吧。汪曾祺有一本小说集的名字就叫《晚饭花集》，因为集子里收了一篇小说的题目是《晚饭花》，于是信手拈来用作集名，他说只是觉得合适，并没有什么特别的用意。我一直觉得汪曾祺先生是很懂生活的人，对于美食、草木都有自己的见解和偏好，可是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，他对于晚饭花却并不怎么欣赏，甚至还说晚饭花是一种很低贱的花，是不招人喜欢的。

晚饭花确实太过普通了，不招人喜欢，也在情理之中。这种诗人不咏、画家不画的花，一般人家是不会种它的，我们所能见到的晚饭花，大都是自生自长的。院墙边长了一丛晚饭花，看见了，也不会觉得稀罕，长了就长了呗，也不碍着谁，随它去吧。于是，就任其生长、开花、结实。汪曾祺先生说这种花的缺点一是无姿态，二是叶子太多，铺铺拉拉，重重叠叠，乱乱哄哄一大堆。还有一种不算是缺点的缺点，就是它的花虽不算美，可花形还算好玩，像一个长柄的小喇叭，花多，且细碎。这就是他对晚饭花保留的一点好感吧，可他转而又说这种花用“村”和“俗”来形容，都不为过，看来真是有些矛盾呀。汪曾祺在《晚饭花集·自序》中说：“我的小说和晚饭花无相似处，但其无足珍贵则同。”我仿佛又看见先生对自己小说的自谦和自

那些深藏于心底的悸动，在这样的雨夜潜滋暗长。一个人做梦，一个人入境，江南的梅雨，是闲愁，是诗意，亦是情思。

平生不喜晴天，独爱阴雨天，更偏爱的，是故乡的黄梅雨。

儿时居乡村，老屋沿河而建，青瓦红砖，共三间。梅雨时节，最惬意的，莫过于倚门听雨。

幼时心性顽皮，活泼好动如假小子。看云卷云舒、风云变幻，偶尔雨落老屋、瓦上生烟，发呆、冥想，却足以让人静坐一个晌午。

雨敲击在瓦片上，时而密集，如万马奔腾，慷慨激昂、气势恢宏；时而舒缓，如浅吟低唱，似大珠小珠落玉盘。那些山峦、那些房舍、那些树木、那些炊烟，全被笼罩在了雨的怀里。

母亲在窗下做布鞋，不紧不慢，把耐心和温暖，缝进了密密的针脚里。与父亲下棋，常悔棋，落棋无悔大丈夫，他只是纵容我，耍赖、变本加厉……那时，小麦已收割进仓，落雨的日子，父母不必整日忙于农事，很是悠闲惬意。

玉米饼伏在铁锅上，早已被烤得焦香金黄。母亲起身，去门前菜地，采两根一拃长的小黄瓜，顶花带刺，也顶着雨水，蘸自家酿的黄豆酱，咯嘣脆。饿了，就着一碟辣椒蒸咸菜，把一碗薄粥喝得有声有色。

属于梅雨季的快乐，当属捕鱼捉虾。禾垌边，水流漫溢，那些绿色，在雨中沉浮，天地仿佛混沌如初。提着小桶，挽起裤脚，赤脚站立，等鱼儿戏水，鲫鱼、鲢鱼、鲤鱼、黄鳝，运气好的话，还有河虾和小蟹，任凭它们张牙舞爪，悉数收入囊中，快乐欣喜自不必说。

雨后斜斜阳，荷塘送来阵阵清芬。看父亲撒网，水花四起，网落、网起，欢呼雀跃声四起，鱼儿欢蹦乱跳，我和妹妹也像极了那几只欢蹦乱跳的鱼儿。

淡红的水煮河虾、金黄酥脆的油炸小鱼儿、醇厚的奶白色鲫鱼汤……食材好，母亲手艺也极佳，那些黄梅雨带来的终极美味，幻化成恒久的岁月之香。

有人偶尔抱怨，在这个冗长阴郁的季节里，永远有晾不干的衣服、挥之不去的潮湿、摆脱不掉的黏腻。我却不一样，得亏有了黄梅雨，耳畔才有了鸪鸟声声、蛙鸣蝉声；有了黄梅雨，才有了那缱绻风雅、水墨如画的诗意江南，才能衍生出一段段清越的越剧昆曲，一阙阙婉转的黄梅腔，啾啾呀呀的，听不够，也唱不完。

信。记得诗人顾城曾说过：北京市作家协会开会时，会场上只有一双眼睛最聪明，那就是老作家汪曾祺。这很像汪曾祺，也很像他对晚饭花和《晚饭花集》的态度，总是那样的聪明，耐人寻味。

小时候的夏天，是在后院里洗澡的。通常是在上午，就打好一澡盆清水，放在后院里晒着，水晒了一天的太阳，到黄昏时仍是温热的。家里大人都很忙，没人能有时间照顾我们，奶奶在烧晚饭时，眼看太阳快要落山了，便叫我们自己去洗澡了。洗好澡，站起身，或是刚坐进大澡盆里玩水时，就看见院墙边的洗澡花开了，一朵朵紫色小喇叭样的花，纷乱而又好看。洗澡花很奇怪，白天不开花，傍晚开时却散发出很浓的香气，不太好啊，但也不招人厌烦，它的花香能驱蚊。洗澡花自顾自地开着，自顾自地香着，好像与我们没有什么关系。这样我就放心地在洗澡花边洗澡了，我知道它们不会偷偷看我，幼时和我一样有过在后院洗澡经历的人，不知道是不是也会有和我一样的想法，这种想法很好笑，但回想起来，也觉得蛮有趣的。我们用手把水往洗澡花上洒，洗澡花就长得更旺，开得更盛了。

洗澡花开过之后会结实，小小的黑色的花籽，表皮是皱缩的，像小地雷，样子怪难看的。可洗澡花籽却是我们的最爱。洗澡花开得多，结的籽也多，我们采来花籽，装进衣兜里，拿一把自制的弹弓，将洗澡花籽当子弹，射着玩儿。我们在村庄里追逐着，互相弹射，也会射树上的鸟儿。洗澡花的花籽小，弹射到身上并不大疼，大家玩得就会很开心。想想，那样普通的，少有人喜欢的花，也会给我们带来如许的快乐，童年时的快乐竟是如此的简单。

一个人童年的生活经历，会影响到他的一生。汪曾祺的小说中有许多是写故乡高邮的人和事的，他写《晚饭花》时，是否也想起了家乡的某一丛晚饭花，虽然他并不欣赏它，但却留下了某种难忘的，甚至可以说是美的印象，并自然而然地将这种印象写进了自己的文字里，感谢那能让汪曾祺“觉得有点寂寞，白菊花茶一样的寂寞”的晚饭花。

## 伏天晒事

马亚伟

记得小时候，每到伏天，母亲就会把家里的被褥、衣服、家具之类的搬到院子里晒。那种场景很像过年的时候扫房子，好像是对家底的大清点，大张旗鼓，兴师动众，颇具仪式感。

我当时并不理解伏天晒这些东西的目的，因为我们这个地方没有梅雨季，家里的东西不是特别容易受霉潮。我对伏天晒东西这件事有种奇怪的理解，觉得伏天最热，太阳一定是最有威力的，而此时搬出这些东西，是“展览”给太阳、给天与地看的，意思是，瞧瞧，我家的家当还不少呢！这种奇怪的理解，跟今天我们晒晒朋友圈的“晒”的意思倒是蛮一致的。

母亲把棉衣、棉被统统晒在晾衣绳上，花花绿绿晒满了院子。阳光暴晒，衣服、被子等在阳光下接受着一年一度的神圣洗礼，准备季节转换时为人们服务。时光匆促，寒暑变迁有时候仿佛就是一个转身的距离，所以任何事都要提早安排。这次的盛大晒事，把箱底都翻了个底朝天。母亲有时候会有惊喜的发现：“噢，箱底怎么还有一件小毛衣？我得把它拆了给老三织毛裤穿！”我发现晾衣绳上我的棉袄领口都脏了，对母亲说：“妈，这棉袄旧了，我不想穿了。”母亲说：“嗯，现在要把棉袄里的棉花蓬松了，过阵我就把这棉袄拆了洗洗，做新的，再絮点新棉花，到时候就是新棉袄了。”这一天，母亲的脾气总是特别好，或许是清点和安排以后季节的事宜让她心生某种憧憬。

暴晒一天，衣物被阳光晒出了香气。母亲招呼我把东西收拾得妥妥当当，然后整整齐齐放到柜子里。此时已是夕阳西下，母亲眯着眼睛看看天边的夕阳，满意地笑

故宫依然记得张伯驹李白的背影，一千二百年之后还留下真实墨痕，还留下最好语言，面对它除了沉默，还必须把艺术品味嚼在嘴里。比如李白饮酒赋诗，游名山大川，说出话来还是月下舞剑的寂寞，没见过李白的遗物，故宫武英殿珍藏着他的“上阳台帖”。

## 观《上阳台帖》

李力

它的真迹记录着不仅是李白挥毫的书法才气，更多是他为人的真情侠义。它在历朝历代走了上千年，最终还是留在了皇家收藏。它走出宫殿与银子相交，甚至不惜走出国门，张伯驹大师的爱国情怀，在乱世中，把李白“清回故宮”



心有古人勿忘我 篆刻：王英鹏